

张 弦 方洪友

双桥故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



序

孙家正

乡镇企业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题材。

从七十年代“小打小闹”起家的乡镇企业，二十多年来，历经风风雨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是从旧经济体制控制的薄弱环节中脱颖而出的，是从旧经济体制的缝隙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因而，受到压抑、指责甚至打击，就不足为奇了。

在改革大潮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是同我国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乡镇企业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方才堂堂正正、蓬蓬勃勃、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了。

崛起于田野的乡镇企业，在其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就开始反哺农业了，可以说，它始终走的是“以工补农”之路。它的发展，使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使广大农民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一个崭新的领域里显示出他们惊人的才华和无穷的创造力。乡镇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江苏南部地区是全国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因而它具有代表性。《双桥故事》正是以苏南“双桥”乡农

民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白手起家，办起了以集体工业为背景，通过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生动地反映了苏南乡镇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的历程，记载了中国农民渴望富裕新生活而进行的顽强不息的奋斗，写出了他们的纯朴和喜怒哀乐。故事内涵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感情委婉动人，将普通农民成长为企业家的过程描绘得真实可信，将个人命运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看到乡镇企业是如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变为了工人，使农村变成了城镇；看到以余兴宝为代表的一批生动可爱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风采。

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创作素材，而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声势，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信念，鼓舞了斗志。

至本世纪末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时期，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大，要靠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艰苦创业。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生动的笔触，记载这一伟大时代的发展历程，反映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揭示和概括中华民族进行艰苦创业中所体现出的伟大时代精神，就能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努力！

尽管《双桥故事》只是记述了苏南一个地区的发展，但

它是全民族艰苦卓绝奋斗历程中的一个缩影。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成功的，相信也是可以给读者以启迪和鼓舞的！

目 录

序	(1)
《双桥故事》剧本	(1)
后 记	(341)

第一集

(1—1) 双桥乡。1975 年秋。傍晚。

苏南水乡。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在这里交汇了，呈丁字形。两条河上各有一座桥，紧挨着，相互垂直。

于是，这里便称为双桥乡。

沿着大河边，是一排店面房。有供销社、饭馆、理发店等，形成一个小小的集市。是本乡的中心。

沿着小河边，是住家户临门。是一个个小埠头。可供停船、洗衣、涮马桶。

1975 年的秋天。黄昏的太阳勾勒出这一派秀丽、古朴的水乡风情。但桥边斑驳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与这美丽的画面显得很不协调。

小河里，一条水泥船懒洋洋地驶过。

小河边，一个老年妇女在埠头上洗衣裳。

秋风吹来，河边树上的黄叶缓缓飘落水中。

一切都显得萧条寂寞，毫无生机。

与以上画面的同时，主题歌声起：

千年流水百年桥，
带走了岁月多少！
遍地芳草，痴情何处找？
细问人生，原来是烦恼多于欢笑。

不要说潇洒今宵，
不要说青春年少！
似水柔情，聚散两煎熬，
风霜雨雪，男儿有泪不轻抛！

看脚下无路似有路，
望双桥绕水水绕桥。

(1—2) 双桥大队三小队小河埠。夜晚。

黑夜中，水波荡漾。

一条水泥船悄悄靠埠。

青年农民水旺从船上下来。埠上，水旺爹提着马灯接应他。水旺身躯敦实健壮，动作麻利。他的父亲瘦小衰弱，披着一件破棉袄。

两人默不作声地将岸边的十几筐蚕茧搬上船。昏黄的灯光，照见他俩惊慌不安的神色。

摆好了茧筐，看看四周无人，便一个摇橹一个撑篙，向前驶去。

(1—3) 双桥大队农机站。夜晚。

一双脚飞快地奔跑着。

青年农民阿陆急匆匆地跑来，手中拿着只大电筒。

“兴宝哥！兴宝哥！”他边喊着边推开破旧的农机站大门，“兴宝哥！”

拖拉机手余兴宝正趴在一台手扶拖拉机下面，举着手灯修理机件。听到喊声，他探出头来：“什么事？”他是一

个质朴、刚毅，高大的男子。

阿陆：“高主任叫你带几个基干民兵，到大队部集合！有紧急任务！”

“什么紧急任务？”

“我哪里晓得！高主任脸色铁青，火气蛮大。好像出了什么事！快去吧！”

兴宝放下工具从拖拉机下爬出来：“怎么，现在就去呀？”

“是啊！噢，高主任关照，要带上枪！”

兴宝一怔：“带枪？！”

(1—4) 小河上。夜晚。

水旺父子紧张地撑着船。

小船船头上挂着马灯，飞快地向前行驶。

(1—5) 双桥桥边。夜晚。

公社革委会主任高胜夫面色严峻，大步走来。兴宝、阿陆以及几个民兵都背着老式步枪，跟在后面。

高主任低声指挥：“阿陆，你们几个守在这里，余兴宝，你跟我来！”

兴宝跟着他向小桥走去。

就在此时，水旺父子的那条船渐渐向这里驶来了。高主任观察了一下：“就是他们！”他跑上小桥，将手中的电筒打亮，高声喊道：“喂！停船，靠岸！”

船上。水旺爹慌了，停下了橹：“水旺，怎么办？”

水旺也是一惊，但他一咬牙：“不理他，快摇！”使劲撑篙。船飞快地向小桥桥洞冲去。

“停下！停下！”高主任喊着，“停船！”他挥动着电筒，不料碰在桥栏杆上，灯泡碎了。四周一片漆黑。

兴宝也喊了声：“快停船呀！”

船上。水旺听出是兴宝的声音，又见电筒灭了，暗喜地：“爸，是兴宝，没关系，快！”他拼命撑篙。

小船冲过小桥桥洞，一个转弯，又向大桥的桥洞飞快驶去。

高主任奔下小桥，又上了大桥，他愤怒地喊：“停船！再不停船就开枪了！听见没有！”

小船仍没有减速，直入大桥桥洞。

高主任气得直跺脚：“娘的，胆子也太大了！兴宝，鸣枪警告！”

兴宝一怔：“高主任？”

“鸣枪！我叫你鸣枪！”高主任瞪着兴宝。

船头已出了大桥桥洞，眼看要逃走了。

兴宝枪口朝天，慌乱地开了一枪。

“砰”的一声，惊破了宁静的夜空。

水旺一怔。

正弯身摇橹的水旺爹吓得一颤，腿一软，跌入水中。

“爸！”水旺一见，大叫一声，跳进河里去。

水泥船失去方向，船头一歪，撞到了石岸上，船头破裂了。

挂在船头上的马灯掉下来，摔得粉碎。

桥上。兴宝呆住了。愣了一下，他忙喊：“快来，快救人！”他奔向河边。

(1—6) 大队部前的场院。清晨。

天亮了。

广播喇叭里播放着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农民们稀稀拉拉地向场院走来。

歌曲声中，广播员的声音：“现在再广播一遍，大队革委会紧急通知。全体社员立即到大队部前开会，大队革委会紧急通知……”

场院里。已经陆续来了不少社员群众，大都没精打采。

(1—7) 大队部库。清晨。

大队部的一间库房里，关着水旺父子。两人浑身透湿，坐在一角。地下一滩水。水旺爹面无人色，冻得直发抖。水旺既沮丧又愤怒。

门开了。有人喊：“出来！”

水旺过去搀扶父亲，水旺爹费力地站起来。

(1—8) 大队部前的场院。清晨。

场院里。批斗会开始了。

高主任站在桌前，板着脸讲话：“我们刚刚动员过全党全民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有人明目张胆地把自家的蚕茧偷运出去卖高价！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

坐在高主任两旁的是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有中年妇女革委会委员郝国芬，原公社书记，现任革委会委员的李福康，等等。

一个大队干部带水旺父子出来。

李福康见水旺爹衣裳还是湿的，冻得打颤，顿觉不忍。他站起来，把自己披在身上的棉袄递给身旁的阿陆，示意他给水旺爹披上。

高主任不满地瞥了李福康一眼。

几筐蚕茧堆放在场院的中央，水旺父子就站在茧筐后边。

参加大会的群众参差不齐或坐或站。兴宝站在人群后边。他的女友、端庄、朴素的刘巧娣挤过来低声问：“兴宝哥，怎么回事？”

兴宝轻轻叹了口气，摇头不答。

水旺的女友，林阿娟来迟了。她从人群中挤到前面，见被批的是水旺父子，一怔，焦急而同情地望着水旺。她身材娇小，姿容秀丽。

水旺看见了她，沮丧地扭过头。

群众中还有余兴宝的父亲、母亲和妹妹玲玲，刘巧娣的娘，林阿娟的爷爷，等等。他们对水旺父子都充满同情。

高主任声色俱厉地：“姚德才，姚水旺！蚕茧是国家统购物资你们知道不知道？”

水旺爹（姚德才）连连点头：“知道，知道！”

“你们不交给国家，偷运到城里卖高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高主任咄咄逼人地责问。

水旺爹又怕又冷，哆索着：“搞资本主义！我们错了！有罪！有罪！……”

“谁同意你们这样干的？啊？”高主任严厉追问。

水旺爹直摇头：“没……没有……”

高主任冷笑：“不见得吧！上面没有人点头，你们敢干？”

郝委员轻轻捅了李福康一下，示意高主任话中有话。李

福康佯作不知，径自掏出支烟来点燃。

高主任：“老实交待！”

一直挺胸昂头站在那里的水旺忍不住了，顶撞地：“有什么好交待的？家里穷，房子漏了没钱修！自己要卖的！”

“什么？没钱修房子就搞资本主义？就挖社会主义墙脚？你狡辩！”高主任义正严辞地吼着。

水旺怒气冲冲地：“什么狡辩！你们到我家看看去！”

水旺爹制止地：“水旺！”

林阿娟担心地：“水旺哥！”

高主任怒不可遏：“批判你，你还敢不服？要不是民兵开枪警告，你们不溜掉了？”

兴宝一听这话，负疚地低下头，离开人群，巧娣不解地看看他，追上去问，兴宝摇头。

高主任：“现在我宣布公社革委会的决定：蚕茧全部没收。撞坏了队里的船，你们负责修好！另外，罚款50元！”

群众议论纷纷。

人群外的兴宝听了，站住。

李福康低声对高主任：“高主任，罚款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高主任居高临下地：“这是核心小组决定的。老李，你就不必过问了！”

“噢，噢，怪我多嘴！”李福康自嘲地一笑。

听到这个决定，水旺爹大为震惊，水旺怒火填膺。

水旺爹：“我们家哪来的50元钱哪！高主任，你……”一迈步，只觉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在地。

水旺大惊：“爸！”

群众大哗。

李福康急忙站起来，招呼人：“来来，快把他扶起来，抬到公社卫生院去！”

(1—9) 场院附近的路口。

群众不满地纷纷议论着走散。

兴宝站在一旁发呆。

巧娣过来：“兴宝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兴宝悔恨莫及地：“唉！高主任要我带民兵去抓人，我还以为是贼呢！黑夜里也看不清船上是什么人，高主任命令我鸣枪警告，我糊里糊涂地就朝天放了一枪！……”

巧娣：“啊？枪是你开的？”

兴宝：“咳！要知道是水旺父子俩，我怎么会开枪呢！……枪一响，姚阿伯吓得掉进河里去了！”

巧娣：“唉！真糟糕！这怎么办哪！姚阿伯是冻病的！蚕茧没收了，还要罚 50 块钱。谁家拿得出这么多钱哪！”

兴宝站住：“不行，我找高主任去！巧娣，你去卫生院看看姚阿伯，我去去就来！”

巧娣：“好，你跟高主任说，大家对他的处理都有意见……”

两人分开，巧娣向卫生院跑去。

(1—10) 公社革委会。高主任办公室。白天。

兴宝推开门进来，高主任高兴地喊：“余兴宝，你来得正好，我刚刚跟县里通过电话，县里要通报表扬你呢！”

兴宝苦笑地：“高主任，我不配，应该处分我。我犯了错误！”

“嗯？”高主任不解地望着他。“你这话什么意思？”

兴宝冷冷地：“民兵手里的枪是保护人民的，不能威吓阶级弟兄！”

高主任沉下脸来：“你的意思是说我错了？不该命令你鸣枪警告？嗯？”

兴宝：“我是讲我自己，我不够资格当民兵连长！”

高主任：“余兴宝，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跟资本主义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你的立场很成问题嘛！”

兴宝：“所以我要求主任撤掉我这个民兵连长！我只配种田！”

高主任一时无言以对，恼怒地望着他：“什么话！”

兴宝：“我还有个意见，你们对姚水旺父子俩的处罚太过份了！他家里要是有钱，怎么会偷偷摸摸去卖高价？”

高主任大怒：“好啊你个余兴宝，你倒为资本主义讲话求情了！”

兴宝理直气壮地：“姚德才是贫农，他们祖宗八代也没有出过一个资本家！”

高主任拍响了桌子：“胡说八道！太不像话了！”

兴宝见他如此蛮横，不再说什么，低下头，嘟囔了一句：“我不过是提个意见，……”说完，转身离去。

(1—11) 路上。白天。

公社办公室门外。巧娣在等兴宝。兴宝一见她忙问：“姚阿伯怎么样了？”

巧娣：“在卫生院打了一针，回去了。发寒热，热度不轻！”

兴宝：“走，我们去看看他！”

巧娣：“高主任怎么说？”

兴宝：“哼！他只晓得发火骂人！什么领导！反正我这个民兵连长不干了！”

两人默默地走上小石桥，巧娣说：“兴宝哥，昨天晚上，我娘又跟我吵了一架。”

兴宝：“还是为我们俩的事？”

巧娣不作声，停了停说：“是啊！她又说要给我在城里找个对象！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套：欠人家的钱要还；弟弟还要上学……”。

兴宝：“你让她老人家别急，等分了红，我来还一部份！”

巧娣：“今年能不能比去年多分一点？”

兴宝沉吟地：“不一定。”

两人一转弯，只见田间小路边站着一个人，是水旺。他两手叉腰，恶狠狠等着兴宝。

“水旺！”兴宝大步迎上去，“水旺，我对不住你！……”

水旺脸铁青，一动不动地瞪着他。

兴宝歉疚地：“都怪我，我错了！我们从小就是朋友，请你原谅我……”

“朋友？什么朋友！狗屁！”水旺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拳，打得兴宝一个踉跄。

“水旺！”巧娣忙上前阻拦。

“巧娣，你走开！”水旺推开她，一把抓住兴宝衣领，“拿我水旺垫脚，往上爬！你什么朋友！”又是狠狠一拳。

兴宝被击倒在地，嘴角出血。

“兴宝！”巧娣尖叫着过来扶他，“水旺，你别打了！他不是故意的！他已经后悔死了！”

兴宝：“让他打，没关系！”他站起来，再次迎向水旺，“水旺，话要讲讲清，我余兴宝绝不是出卖朋友往上爬的人！”

“你好！你光荣！你害了我们一家！”水旺又是一拳，被巧娣奋身拉住：“水旺，你……”

“巧娣，你让他打！”兴宝反而迎上去。

三人扭做一团。

这时，阿娟从远处跑来，见状大惊：“水旺哥！不要打啦！”她也上前拉水旺。

“阿娟你别管我，走开！”水旺仍不解气。

阿娟：“你爸叫你哪！快去看看！”

水旺悻悻地停住了手，被阿娟拉走了。

巧娣心疼地察看兴宝的伤处：“阿呀，这儿都破了！疼吗？咳！水旺这人也真是的！……”

(1—12) 兴宝家，白天。

兴宝爹数落着：“总归是你好出头！高主任叫你去，你就不晓得装病不去呀？头痛，拉肚子，他总不见得来拖你！……”

“爸，你就别说了好不好！”兴宝接过母亲递来的毛巾擦脸，“谁晓得会闯这么大的祸呀！”

十四、五岁的玲玲在一旁：“阿哥是民兵连长，服从命令听指挥！”

兴宝爹：“你少多嘴！”

兴宝娘：“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吧老头子！”

兴宝爹：“高主任是上面派下来的！割尾巴他顶起劲！割得光光的他好升官！过几天他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呢？多

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结下了冤仇，一辈子解不开！”

兴宝娘：“人都叫他打成这样了，水旺的气也出了吧！还能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兴宝成心害他！……好了好了，吃饭吧！”

兴宝问：“娘，家里还有多少钱？”

兴宝娘一怔：“做什么？”

兴宝：“给水旺送去，交罚款。”

兴宝娘：“我们家里哪有这么多钱！”

兴宝：“有多少先给他多少，凑一凑！”

兴宝娘不大情愿地捧出个老式梳妆盒来，这是他们家的钱箱。兴宝打开，将里边的钱一把都抓了出来，数了数，也不过十几块钱。

他有点沮丧，望望父母，说：“把这点钱先送去，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啊？”

父母都不说话。

玲玲迟疑地说：“娘说过的，这钱是给我买棉袄的！”

兴宝歉意地拍拍妹妹脑袋：“玲玲，过几天，阿哥给你买！”说完，拔脚就走。

兴宝娘：“先吃饭再去嘛！”

但兴宝已出了门。

(1—12) 水旺家。白天。

破屋。破床上躺着水旺爹。李福康坐在床旁的椅子上。水旺递茶过来。阿娟在熬中药。

水旺爹：“老李你是知道我家的，哪里来的钱交罚款哪！养了一只猪，只有七、八十斤，能卖几个钱？……”

李福康：“别说了，船到桥头自会直。安心养病。罚款